

## 李薇駛駝

一直以來我都討厭「旅行」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事，一群人跑去遠處晃蕩幾天，買網路就能買到的名產發送給朋友，我總想會這樣喜歡「移動」的人，一定沒像我一樣搬過很多次家，體會過各種等待的煩躁與苦頭吧。

我童年時期搬過幾次家，要不房東惡意取消租約，要不房東房子因為嫁女兒而改建，還有一次租屋處的鄰居房子地震後成了危樓，牽連我們也得搬家，所以我對於移動這件事十足厭煩，要將家裡的所有物品清點好打包裝箱，上車下車，扛到新家去組裝擺放，沒有書上寫的「惆悵與浪漫」，只剩單純的疲累。

我喜歡穩定，就連什麼巷口的「小確幸微旅行」都不愛，我想要在同一個地方住到死翹翹為止。

但搬遷這件事情，對我來說似乎是無法逃避的事，媽突然在晚餐家庭時間時宣布，她要去北京上班，之前工作的行銷公司把台灣的事業收掉，全公司搬去北京，但沒想到搬過去後才知曉，台灣的行銷人還是比較「時尚」，媽再被回聘去北京上班，何況去北京工作薪水一樣數目，但是以人民幣計價，能賺五倍的錢好高興真好運，媽說自己都四十多歲了，這種機會只有一次，她要過去賺退休金。

媽會這樣積極，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我老爸，爸工作的網路設備公司正在解散創新部門，從此只做代工。他在公司研發工作十多年，面對部門解散這事起初也很忐忑，但爸說他決定離開，是因為公司開出「多十二個月資遣金」，還有「以資遣金認股」等等有利的條件，看著同事一個個離開尋找其他工作，爸想反正他是研發，公司安排要轉行政什麼的他不擅長，台灣科技公司多到不怕找不到工作，錢換股票漲了再賣就好。

但誰也沒想到，爸離職悠哉兩個月，找新工作之前，公司爆發內線交易和假帳風波，被停止買賣股票幾天，股票一路跌到剩下原本不到的三折。儘管家裡暫時不缺錢，但股票打三折讓爸看起來好像骨頭也斷三

折，整天賴在沙發上，縮成一顆超大的軟綿綿懶骨頭抱枕。

看著爸的前公司股票大跌後，媽說，她要去北京上班是為了這個家。

「北京，不遠啊，飛機很快就到。」媽在餐桌上揮著筷子這樣說時，說得彷彿自己伸手當作翅膀揮著就能飛到，但我隱約從爸的眼神中看見一絲寂寞，我想這是大人世界必然的惆悵吧，時勢如此，誰都擋不住。

媽一去北京上班，三十五坪的大樓公寓就變好空盪，加上民雄老家的屋子要管理，聽聞老家那邊有都更議題在附近發酵，老鄰居們電話耳語加上 LINE 群消息傳來傳去，爸是長子負責管理家中財產，沒跟到消息可是會吃大虧——都更吃虧可不得了，新聞上都有報，都更案特色就是最後不知情的那戶條件沒談好，要是抗議，還會被媒體說成「釘子戶」，被路人指指點點說這樣的人好貪心。也就是這樣，反正爸暫時沒事幹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回民雄的老家駐點，我就跟著爸一起搬回到老家住。

上個禮拜剛搬回老家，爸沒找工作暫時閒在家，打開電腦寫起 FB，每天都寫回嘉義哪裡好玩，騎腳踏車到北回歸線紀念塔下面拍照，文章底下許多前同事紛紛回文，羨慕爸閒雲野鶴退休命，爸回答的字句開朗又幽默，其實電腦後的他整天無聊得要命，有時候還無聊到去家附近的臭水溝釣吳郭魚。

我喜歡觀察我爸，就像國小自然課觀察綠豆長大，觀察地點就是客廳邊的電腦桌，他總是滾著滑鼠逛著網路，一繞就是一晚上，他對著電腦寫 FB 時文字開朗樂觀，實際上卻眉頭緊皺，有時還以為媽在家，向著一旁空氣喊：「欸，我們待會去買肉羹麵好不——」

爸望著空盪客廳，只有我打著哈欠看電視，便轉回去繼續看他的網路世界。

看著爸，我想人類大概就是一種「習慣於習慣」的生物吧，爸習慣

和媽報平安，習慣工作上下班，習慣穩定的收入，習慣認識的同事，但他現在什麼都不習慣，所以我不怪他這樣惆悵，我想，中年失業的男人大概就是這樣的心理吧……

如果是我，突然要我不上學，我也會不知道要做什麼吧——

「我的家，說起來大概就是這樣吧，很簡單吧？」

當我把我家的事，都說給李薇聽時，她把資源回收的垃圾袋放在頭上，很像探索頻道中的印度人在市場買東西的模樣。

李薇是我轉學後新認識的女同學，就坐在我旁邊坐位，她想了想，頂著垃圾看著我說。

「欸，那你家就是候鳥之家啊。」

「蛤？」我有點不是很理解，李薇才解釋清楚，我爸之前是候鳥，來回於公司與老家；我媽現在是候鳥，來回於民雄和北京。

我聳聳肩，放下垃圾時，比向我自己。

「那我呢？」

「嗯……這個嘛……」

李薇仔細盯著我看，上下打量我的身體，看得我有點不好意思，不過她轉過頭去，把垃圾丟入超大綠色垃圾箱，碰一聲，偷吃垃圾的烏鴉全飛起，啪啪啪啪，黑色烏鴉羽毛遮蔽我們的視線。那瞬間，中午時段陽光燦爛，風吹動她的長頭髮，對我來說，那髮絲飄動彷彿慢動作，好像洗髮精廣告才會出現的畫面。

好像日本的戀愛電影，才會出現的女主角畫面……

我始終記得，爸帶著我搬回民雄老家住的第一天，我也轉學坐在李

薇座位旁邊。暑氣逼人，北回歸線附近的艷陽光之下，玻璃窗透過的日光，照亮李薇臉部的輪廓，有時候我不經意轉頭看過去看見她，好明亮，彷彿她的身後有顆太陽。

李薇個子高，長髮馬尾，小麥色皮膚好健康，眼眶又深，我仔細看，她眼珠是深咖啡色的，只有在看介紹太空的節目時，才會看見漆黑宇宙之中，有如此旋轉的深邃星雲。

我常盯著李薇的側臉看，外頭蟬叫聲好著急，我知道這些蟬夏天沒交配的話牠們的「蟬生」就失去意義，但我心悸看著安靜的李薇，我知曉，一見鍾情的夢中情人是不能玷汙的，我知曉這距離彷彿是一面高大的玻璃牆，像動物園我被關在裡，我只能透過玻璃牆好好觀察她。

不過，這玻璃牆沒有隔絕聲音，當她在午睡時輕輕的說出：「阿明——你沒事吧——」的氣音夢話時，我心底著實生出些許醋意，卻又覺得自己偷聽女生說夢話，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變態……所以終於輪到我們一起出公差倒垃圾時，我才有機會好好觀察李薇，趁機說起我的家庭，原來在李薇的心中，我是「候鳥之家」的孩子，或許這樣的家庭話題，讓雙方都到親近許多。

回程時，我才鼓起勇氣問起李薇……

「那個……阿明……是誰啊？」

她一聽愣住，皺眉頭看向我。「你怎麼……知道……」她停下腳步。「我沒在學校說過啊？」

「妳午睡時說夢話……一直說阿明什麼的，阿明是狗嗎？」我趕緊解釋自己不是變態，只是不小心聽到，當變態實在是很糟糕的事。

李薇走著，大風吹來，她挽住隨風飄散的長髮，想想才轉頭和我說：「阿明」是她養的鳥。我起先以為阿明是那種灰鸚鵡，整天嘎嘎叫，還會唱歌。

我會這樣想，是因為媽養過一隻會說話的灰鸚鵡，在一間招牌上寫著：「會學說話鳥，能教乖幼鳥」的鳥店買的小鸚鵡，媽媽養大牠，教牠學會「早安午安晚安謝謝感恩喔——」，還學會《雪中紅》的抖音唱法，和媽在客廳合唱。

在我偷偷教會鸚鵡說髒話之前，有天媽開門，鸚鵡便從門縫飛走，或許是迷路，或許是自由，那隻鸚鵡就站在外面巷子電線上唱《雪中紅》，惹得鄰居全跑出來看鸚鵡演唱會。只是媽不管怎麼喚，這隻鸚鵡都不回家，在黃昏唱完數次《雪中紅》之後就飛向天際從此不回。

媽那天難過到沒有煮晚餐，全家吃泡麵，連雞蛋都沒放。

李薇說的話，會突然讓我聯想起媽養過的鸚鵡，是因為媽昨天從北京視訊電話回來，說胡同裡到處都有人養鳥，什麼雀什麼鴿的好漂亮，不過她不知道這工作要做多久，不然她也想養隻會說話的鳥陪她——

那瞬間，我從爸的眼內隱約讀出不安，爸開朗地說出沮喪話——

「不要養啦，又沒時間照顧啦，鳥養死怎麼辦，死掉好可憐耶，哈哈。」

李薇看向我，聽完我為轉移自己不是偷聽的變態而說出的家事，她才點點頭笑著和我說。

「阿明……阿明……是鴛鴦啦。」

我聽完，大概過十秒才回過神。「鴛鴦？」我懷疑自己的耳朵，鴛鴦不是卡通節目或是探索頻道才會出現的鳥，為什麼會出現在李薇家？

李薇告訴我，她家養鴛鴦——所以她小時候騎鴛鴦，那時候，她阿公弄一個類似馬鞍繩東西放鴛鴦脖子上，讓李薇可以坐在鴛鴦阿明身上，類似德州牛仔那種，讓人騎到鴛鴦上被甩來甩去，讓一旁的人覺得很好笑的那種騎法，但沒想到阿明並沒有甩下李薇。

「牠們個子雖然很高大，其實很怕人，很膽小，所以我還要騎著阿明，鼓勵牠去外面探索世界呢。」

我愣住，看著眼前這位在教室十足安靜的女同學，說起故事愈說愈誇張，我忍住懷疑裝出笑容，若是男同學說這個故事，我一定會用力拍對方頭大叫：「你嘍豪笈！」

但這是李薇，我微笑輕輕點點頭，表示理解。

李薇說，她國小時個子長不大，體育也不好，能騎著阿明，就好像阿公騎野狼摩托車一樣，可以去好多好多地方。彷彿武俠片中的大俠騎著馬、科幻片中的主角開著戰鬥機，李薇騎著她的駝鳥，橫衝直撞，跳過田埂差點摔下來。

我聽著這些事忍住笑，只能認真去想像這些畫面，小李薇坐在駝鳥的背上，身上穿著有著雲豹紋的毛皮衣，手上拿著石斧。駝鳥身上也穿著有藤蔓紋路的樹皮盔甲；李薇騎著駝鳥快速地跑著，跑出一大片塵煙，想像中的小小李薇「喝——喝——喝——」喊著，駝鳥跳過水圳，跳過小溪，踩扁福壽螺粉紅色的卵，跳過稻田驚飛滿天鷺鷥，最後落在遙遠的地面。

「沒有這麼誇張啦——哈哈——」李薇聽我的想像，忍不住咯咯笑出聲，還拍著我的背，啪一聲我差點被打到跌在地上。

李薇和我展示她的二頭肌，我也學她動作，但我的手臂肌肉扁扁，像是沒餡的水餃。

李薇又說，她養的那隻駝鳥叫阿明，很乖很聽話，還是李薇的「救命恩駝」，有一次李薇在搬駝鳥草料時跌倒，引起駝鳥群騷動，那些大駝鳥都六十公斤、八十公斤這麼重，駝鳥的腳非常強壯，是放大一百倍的棒棒腿，可是真的會踩扁人，那時阿明竟然跑來保護她，用身體擋住其他駝鳥，李薇才沒被踩死。

李薇說得好嚴重，但我皺起眉頭，又不是卡通。

說起阿明，李薇眉頭就緊皺。李薇說，她從沒和同學說過這些，到現在高二上學期，還不習慣與班上同學說話，她總自己身上有個鳥飼料的臭味，所以她不想太靠近同學被聞到。

沒想到平常安靜，看來有些憂愁的李薇，只有說起鴛鴦時才會嘩啦嘩啦像瀑布一樣說不停，我聽得很開心，彷彿找到能與她打開話匣子的密碼，但一回到教室前，李薇又安靜下來，如我過去認識的她。

我側在她身旁，好奇地看著她的臉龐。

※

或許是媽不在家的原因，我和爸生活十分單調，爸廚藝不佳，我們晚餐總是幾道菜重複的二菜一湯，但我發現最近每餐都有燉鶴鶉、三杯乳鴿，我想想，或許是最近媽和爸用視訊說，她似乎還有升職的可能，問我們要不要到北京去住看看——所以最近她去鳥店看鳥。

爸就把氣出在鳥身上。

爸從視訊電話中，聽見媽想說要接大家去北京住時，那眼神十足猶疑，我明白，按照李薇的說法，我們現在是候鳥家庭飛來飛去，但我們過去住，那就是留鳥了。

這樣好嗎，對我來說，雖然我極度討厭搬家和旅遊，但我只能聽爸媽的話，沒有選擇的機會。我倒在床上，想像自己會與李薇生離死別而感慨，腦筋胡亂轉著，經過許久在北京的生活，我們就會說著京片子，就像我有個國中同學，是小時候住過北京的台商家庭，他現在就連說髒話時也帶著點捲舌音。

然後我就想到鴛鴦，鴛鴦是鳥，祖先一定會飛，飛到一個地方之後，經過幾十萬年幾百萬年，就變成現在的模樣，如果鴛鴦的後代發現祖先竟然會飛，會不會嚇一大跳。

和李薇一起打掃教室的時候，我藉口要去看「阿明」，那傳說中的駝鳥。我本來以為李薇會說，「不要啦」之類的話語，但她卻毫不猶豫的點頭。

「歡迎啊——如果你不怕飼料味道的话。」

其實我想看駝鳥也只不過是藉口，我想騎腳踏車載李薇，讓她搭上我的肩膀，那天下課陽光還炙熱，我騎著腳踏車想載李薇，她毫不客氣搭上我的背，只是我發現一下子我就踩不動……沒想到李薇比我強壯，是她騎腳踏車載我回家，穿過稻田邊的產業道路，騎過水圳邊小路，通過一片遮蔽視線的玉米田，再岔入一條石子路不久，就會看見李薇家，她家在田中間，四周都有木樁鐵欄杆把自己包圍起來，遠遠看起來，好像是一個層層鐵架包圍的城堡。

所以李薇就是住在裡面的駝鳥國公主，我心底如此想。

「那就是我家。」李薇的聲音被風吹走，我要仔細聽才能聽清楚。

靠近她家大門時，一股奇特的「鳥味」飄來。隔著網子，好多駝鳥頭正用巨大的眼珠盯著我，像電線桿上會自動擺頭的監視器。我們走入屋內時，李薇一揮手，一群駝鳥衝過來讓李薇摸摸牠們的頭和翅膀，溫馴地像小狗。

「哪一隻是阿明啊？」真好奇那夢話中也會出現的「神奇駝鳥」在哪裡。

「這些都不是。」李薇轉過頭來微笑說起。

李薇帶著我走入一個鐵皮棚架屋後，順手從牆壁邊的櫃子中拿出一本相簿，翻開一看，小時的李薇真的坐在駝鳥的背上。

「你看，是真的吧。」

李薇向前推開一個木門，再帶我看向地上一隻跪著的大駝鳥，牠的



右腳像是畸型一樣折彎，一發現李薇，抬起頭看著她。

「牠……怎麼了？」

我這輩子連跛腳的雞都沒看過，更何況是跛腳的駝鳥。

「唉……」

看著阿明，李薇嘆氣，讓我也感到憂傷。

李薇說，三個月前，阿公給她一個任務——牽著阿明去交配，按照比例，一隻公駝鳥配三隻母駝鳥，但經過許多嘗試之後發現，阿明真是一種很好的「種駝鳥」，可以一比五，雄壯威武，但駝鳥蛋的孵化率都還是一樣，生出來的小駝鳥又壯又長得快，廣受養殖戶好評，只可惜，那次阿明遇到一隻母駝鳥特別兇，竟然在交配時踢著阿明一腳，阿明的腳就當場被踢斷。

我聽著李薇牽著阿明去「交配」，那行為與畫面，聽得青春期的我面紅耳刺，有些暈眩，但隨後聽到阿明的遭遇，不免轉折太大，讓我愣住不知該說什麼。

「獸醫說阿明遲早會死，不如給牠一針安樂死。不能跑的駝鳥還算是駝鳥嗎……」

我看著地上駝鳥阿明的眼珠轉動，沉默下來無言以對，躺著的駝鳥不還是駝鳥嗎，為什麼要這樣讓牠安樂死，我沒養過任何動物，無法理解這種心情。直到門外聽見廣播賣藥的聲響不斷往我們這來，嘎一聲開門，李薇的阿公扛著草叉走進來，一看到李薇在照顧阿明，忍不住抱怨。

「阿薇，趁阿明還活著，要賣掉啦。」

「阿公，不行啦，牠腳好就能賺錢啦。」

阿公把廣播轉得更大聲，裡 CALL IN 的主持人好親切，宣傳維他命一罐三百三罐一千有特價，阿公聽著李薇說起也無奈。

「現在賣還有價，死去賣給飼料廠都沒人要。」

「阿公，牠是阿明耶——你怎麼可以把牠賣掉做飼料！」李薇生氣，讓我不知眼神該看向何方。

「唉，現在養牠只會賠錢，大前年的貸款到現在都還沒交完，妳說怎麼辦……」

儘管棚屋內有著電扇和噴水空調，儘管如此，待久之後，我的皮膚潮溼黏膩，看著李薇身上的汗水沾濕她的襯衫，襯衫貼住身體的曲線，我在一旁不敢說話，看阿公一邊鏟著草一邊打量我。

「阿明」躺著也打量著我，突然對著我張開嘴威嚇，彷彿我是駝鳥場的共同敵人。

那天騎腳踏車回家後，爸好奇聞著我身上的味道，一直問我去哪。我突然好難解釋關於李薇的事，我想想，只好簡單地說去同學家開的「鳥園」，沒想到一說出來「鳥園」兩字，竟勾起了爸的憂慮，又癱在沙發整天當懶骨頭，一怒之下還在 FB 上發幾則快樂的遊記，還打電話去烤雞店訂外送烤雞，出氣。

※

不久後，都更的建商穿著筆挺西裝，腳踏黑亮皮鞋，一旁代書、里長浩浩蕩蕩到來老家，和爸在客廳內喝茶聊天開講話地坪，我在一旁聽著那些豪華郵輪旅行、頭等艙紅酒的事之後，雙方才緩緩切入正題。

「這基地若是愈方正愈好，到時候我們能夠蓋出最多的戶數。」建商說起時，由於老家客廳沒裝冷氣，建商拿起手帕擦去額頭上的顆顆汗珠，才說明白起。「我們試算過，加你這戶，容積率最大。」

「我只問，我們可以分到多少？」爸看向我說起，我低下頭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

「原本的地坪乘以二。」建商說。

「我們這老家基地方正，乘以二太少吧。」爸搖搖頭。

「是……是……按呢我知影啊！」明明里長只是旁聽，卻紛紛答腔。

晚上，爸撐著下巴和北京的媽視訊，說著白天的這些房事，如果老家變成大樓，我們家可能入帳有億元起跳，爸說著時有著喜色，畢竟他一陣子沒工作，家裡能入帳這一大筆錢，等於全家活到退休不用再工作。

媽當然笑著說好，但媽隨即被螢幕外的啾啾聲召喚，爸皺著眉頭問。

「那是什麼啊？」

「鸚鵡啊。」媽在視訊中延遲，慢一拍才說起，媽將鏡頭調整，看著小鸚鵡嗷嗷待哺從巢中探出頭來，媽餵飼料給小鸚鵡一口一口吃個不停。

我撐著下巴，側看爸的眼神好惆悵，關電腦之後，他又去外頭抽菸，吐出一口又一口煙氣，順著隔壁拜天空燒金爐的煙氣，一起捲上天去。

隔天中午吃午飯時，我和李薇說起家裡的事，我爸面對我媽養鳥的反應時，李薇忍住笑的模樣真可愛，不過這日她沒笑太久，那天下午第一堂課，李薇的手機連續響起訊息，就連老師那裡也接到李薇家裡打來的電話，說要李薇趕快請假回家幫忙。

李薇這才和我說，禽流感疫情爆發，她必須提早回家去。

「需要幫忙嗎？」那天，我看著她的空座位有些空虛，發 LINE 給她。「好。」她回得簡單快速。

下課時，我騎腳踏車到李薇家去，打電話給李薇，一陣子後她才出來接我，我這才注意到，李薇家和之前有些不一樣，原來四周的網架全都架起，我們進入網子包裹的「城堡」中。

「今天是怎樣？」我只看過餐桌被蕾斯網子做的「桌坎」罩住防蒼蠅，還沒看過人類的家全被網子包住。

「還不就禽流感啊。」李薇仰頭看天空，不知道在看什麼。

李薇說，每年候鳥都有可能會帶來禽流感，流感病毒變異很大，附近的雞園已經遭殃，政府已經在撲殺。

「死啊啦——下面村的阿旺他家中了啦，去年的貸款全沒啦，要死啦，要死啦！」

那天，是我第一次看見李薇爸爸出現，他一臉鬍渣好像很多天沒睡，左右手各拿著手機與各周圍的「鳥場」即時通訊，倉皇大喊和全家報訊，前線已經淪陷，弄得每個鳥場緊張連連，就連看見我這陌生男同學也沒太緊張。雖然鳥園已經架網子，但抵抗禽流感沒有意外可言，全家人總動員，連我這個來拜訪的男同學，也要投入這場戰鬥。

「請問……我能……幫什麼忙嗎？」

我看著大家好匆忙，我緊張探向四周，實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，李薇看著我，卻從懷中緩緩拿出一把手槍，我這才看著大家——他們全家人手上都拿著一把手槍，那瞬間我的視線天旋地轉，差點暈過去。

「同學，你都來了，幫忙一下啦，請你吃飯。」

李薇爸慎重走來，將一把槍交到我手上時，我驚訝地深吸口氣，接

手之後才發現原來槍很輕，是一把空氣槍，還把 BB 彈盒從口袋中拿出遞給了我。

李薇爸像對著老友吐露心聲似，和我說現在趕鳥不能用電網，不能打鳥，這樣要是被動物保護團體發現，一定會被罵到死，生意也不能做，就和台灣的兔子生意一樣，喜歡兔子的人會去兔場抗議，結果現在沒人養兔，不敢做兔肉的生意。

更麻煩的是，趕鳥又不能敲鑼打鼓和放炮，那會把自己家養的駝鳥嚇死。李薇爸耳提面命，讓候鳥嚇飛就好，要記得不要讓候鳥停留，不管是羽毛或是糞便，寄生蟲與病菌無所不在，停愈久病毒留下的機會愈高。

我這才明白，李薇會這麼擔憂，原來這是場生與死之間的鬥爭。候鳥從天落地平原上，只要病毒一變異，再怎麼強壯的駝鳥都會全倒，千萬投資全丟入水溝放流，李薇說如果這樣，全家就真的要吃土。

我看著李薇爸遞給我那把黑色的空氣手槍，彷彿自己正在演電影，我是被交付任務的士兵，面對即將洶湧而上的敵人，手槍裝入 BB 彈後，只要有候鳥降臨站在頭上的網上，二話不說就要開槍，用子彈射擊外頭的包圍網，震動會讓候鳥驚飛，不要停在網上休息，自然降低病毒污染的機會。

握著一把黑色的 BB 槍，站在駝鳥的旁邊，好荒唐，一時間我難以想像為什麼自己會在這裡。

那天，我和李薇坐在棚內地上的塑膠椅上，抬頭看向天空，入夜之前，透過棚網看著天空中的候鳥一陣陣飛過，原來天空中有這麼多鳥會飛過。突然，一隻從未見過的白色大鳥飛下來，停在棚架上的金屬杆上休息，我對著金屬杆射擊幾槍，噹一聲過去，那隻鳥隨即嚇得飛去。我突然覺得自己是神射手，又自己很壞，畢竟這些候鳥也很無辜，只是降下休息而已。

「真對不起，竟然讓你來幫忙這個……你不能和別人說喔……這是

我們家的秘密。」

李薇和我請求時，我急忙點頭，當然說不會說出去，除了她很可愛之外，畢竟她手上有槍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做「唐吉柯德追風車」，天空中的鳥兒不斷飛過，地球磁場讓牠們降落起飛，是一種生理上的記號，這些候鳥永遠都不會知道，牠們降落在一個鐵桿上休息時，會因為人類要養地上不會飛的鴛鳥，被一陣手槍射擊的震動嚇走。

我和李薇守著棚架到天暗，趕走許多候鳥，就算是候鳥，晚上大多也會找棵樹或是屋頂睡覺，所以不用顧到太晚，但畢竟等待候鳥降落的時間很無聊，李薇和我打開話匣子，說道她家也不是一開始就要養鴛鳥……

李薇說，當初這空間用來養土雞，招牌產品是專給產婦吃的滋養土雞，生意非常好，但十多年前禽流感感染全雞場，政府派人來殺雞，她永遠記得那天，所有工作人穿著全身保護裝宛如外星人，爸媽阿公的淚水好比颱風時刻的暴雨，過去日夜照顧養出的千隻土雞，啄著摻有鎮靜劑的飼料後一一昏去，全被陸續放到一個大筒子內灌入二氧化碳，沒多久那些雞從桶內倒出來，成為倒地的癱軟屍體，最後全裝入一個白色大袋內，帶去焚燒，化為灰燼。

我聽著李薇的描述，想像那是電影裡，納粹集中營的毒氣室，讓我聽著有點驚懼。

就是從那天之後，李薇家開始思考轉型的問題，才開始養鴛鳥。

一開始以為鴛鳥比較不會生病，養鴛鳥不會遇到禽流感，可是後來才發現，其實南非那邊也是有禽流感，一次死掉三萬隻鴛鳥太可怕，而且病毒變異愈來愈誇張，在哪裡養都有被感染的機會；而且更後來才知道，養鴛鳥很辛苦怕傳染病之外，來自南非的養鴛鳥業在台灣發展不起來，是因為來自澳洲的便宜袋鼠肉魚目混珠，冒充鴛鳥肉在台灣賣，影響著鴛鳥肉市場。

「所以你知道嗎，我最討厭袋鼠了。」李薇邊打哈欠邊說。

聽李薇說完這些話，我腦中的地球儀轉啊轉，先轉到亞洲，再轉到非洲，又轉到澳洲後，一隻袋鼠跳個不停。

李薇和我說著好多事，她騎著駝鳥阿明的時間有兩年，那兩年，或許騎駝鳥也要用到全身肌肉去平衡，她原本瘦弱的身體，也逐漸變得健康強壯。每天坐在駝鳥背上，又看得比較高，開始逐漸有了自信。也就是這樣，身體小小的李薇一下課就回家騎阿明，在鳥場內奔馳，直到有天，阿公沒有關好鳥場的門，阿明就從門縫一鑽，將門撐開，便帶著小李薇奔跑外面。

那一瞬間，從小幾乎在駝鳥場內生活的阿明，第一次體會到擁有沒有圍欄的「自由」。李薇抱著阿明的脖子衝向前去，不久後李薇竟學會控制阿明方向的方法，「人駝一體」操控自如，雖然駝鳥不會飛，但那跑步速度就像是飛行一樣，穿過前方的草坪，穿過附近棄耕的稻田，阿明還跳過水圳，被附近的小孩看見後下巴都掉下來。

李薇每天一下課回家就騎駝鳥，從沒摔下來過，只可惜長大後，身體變重到有一天，阿明吃力撐著她時竟然腿軟發抖，那天後李薇就再也不騎阿明。決定不再騎阿明那天，國小六年級的那一夜，她初經到來整內褲都是血，李薇心底明白自己不一樣了，就從不能騎上駝鳥背那天開始。

為什麼不迴避私人的生理話題，我有些害羞，但李薇聳聳肩說，養動物的人每天都在看這些話題，早就見怪不怪，所以對自己也一樣。

我聽得面紅耳赤，心悸不已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還好一隻大黑鳥飛下停在鐵桿上，我抬頭一槍射下，噹一聲，那隻鳥飛起，飄下幾根羽毛在網子上，挽救我的面紅耳赤。

李薇細細碎碎說起許多事，我聽得很仔細，直到她安靜下來，靠著我肩膀沉沉睡去，我讓她頭靠著我肩膀睡著，時間大約八點鐘時，已經

半個鐘頭內沒有鳥停下，李薇這才醒過來。

「我睡很久嗎？」她揉眼睛，擦去口水說著。

「有點。」我點點頭。

李薇走入屋內，摸摸阿明的頭。我這才仔細看清楚，阿明的那隻癩腿已經變形，像滷味裡滷壞的雞腳，阿明拖著身體在地上爬動。腳受傷成這樣，真的有可能會好起來嗎？

儘管內心如此想著，但我說不出口。

※

去幫忙趕候鳥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一個怪夢，畢竟白天經歷這些特殊畫面，很難不做怪夢。

媽媽養的灰鸚鵡飛回家——但是變得和鴛鴦一樣大，身體塞滿陽台不能動彈，開口唱著抖音的《雪中紅》。我在夢中忍不住大笑出聲，醒來後發現是早上五點鐘，天光將亮之刻，沒想到外面客廳窸窣窸窣，難道是小偷，或是因為想要我家都更，而入侵要放火破壞我家的建商——我小心翼翼拿著木棍，推開房門看，才發現媽已經回來台灣，帶著大包小包行李，神色緊張。

「媽——妳回來啦？」

我興奮著走向前去問起媽，大概是我從暗處走出的關係，媽先是被我嚇一跳，但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大哭，雙膝一軟跪在地上，還擁著我不放，換我嚇一跳。

媽才說，她工作的北京公司出問題，昨天她去上班時鐵門緊閉，連辦公室門都進不去，主管全都聯繫不到。輾轉從同事那邊知道，原來是在北京公司的老板大量融資買入港股，沒想到美國專業放空的禿鷹公司狙擊，讓老闆買的股票跌得極慘，資金周轉不過來，只好將公司惡意倒



閉，知情的主管全跑路，剩下小員工和一些被欠款的人在門外怒吼。

我不懂股票，媽只知道薪資是討不到了，心底一慌什麼都不想要，只想回到台灣，她一個人在北京機場等回台灣的班機時，媽緊張忐忑換氣過度，她是無辜的，但她若是被人誤會，與資金牽扯有關該怎麼辦，會不會再也回不了台灣，媽度秒如年，一路忐忑，直到飛機飛回台灣，媽直接搭計程車回民雄老家，媽这下才鬆懈下來。

媽回來的這天下午，里長來到我們家，說都更的事情要緩緩，因為建商太貪心，圈的地太大片執行不來，可能要換個建商一切從頭。爸有些沮喪，好似等待都白費，但我看見爸在里長走後，兩人靜默著緊緊相擁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雖然家裏暫時沒錢入帳，但那天的晚餐吃到媽煮的三菜一湯，我覺得好豐盛好滿足。

「啊，媽，你養的那隻小鸚鵡？」

我想起鏡頭前討吃的小鸚鵡。媽回看我一眼，但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我心底也明白些許，便也不再追問，只是靜默著夾著媽媽煮的菜，明明是歡聚的一餐，卻吃得好安靜。

一片靜默間手機響起，李薇突然傳訊息給我：「阿明危險了！」

隔天一早，我用全身的力量踩著腳踏車到李薇家時，發現「阿明」沒死啊，牠還抬頭看著我張大嘴，彷彿有著怒意。

一台小發財在駝鳥園外面等，阿公關掉上衣口袋的收音機，慎重地走來和李薇抱歉。

「趁阿明還活著要賣啦，妳要知道，牠的腳傷成這樣，還能多活一年就不錯，牠這麼虛，死之前趕快賣掉，妳的學費就要靠這次中秋，知道嗎？」

李薇已經接受這一切，她摸著阿明的頭，正在碎語道別。我想著，那天趕候鳥的事，讓我知曉身為農戶後代的現實有多難堪。李薇要我幫忙將阿明扛上貨車，兩人四手，用一個木板在貨車斗後弄斜坡，將跛腳的阿明又拉又推給推上車。

「當年說駝鳥肉好賣，政府建議我們養看看，現在賣不好，誰來幫我們——」

阿公滿頭大汗碎念，直到阿明上車斗躺在草料上，抬頭望著李薇。

那日，阿公開車，載著後車斗的我和李薇，陪一隻癩駝鳥「阿明」最後一趟的旅程，對阿明來說被車載著不用出力，眼睛看向四周流去的風景，或許這就等於奔跑，我突然想著——這是不是就是駝鳥的飛行。

阿明的頭躺在李薇身上，不知怎麼著虛弱下來，彷彿小狗討著主人的懷抱似的。我則是轉過頭去看著田間風景，靜靜看著遠方天空有著雨雲，下午應該會下雨。貨車到一間大廟的後方時，阿公下車，癩腿的阿明被幾個廟內的善男信女拉下車去，準備被接去時，阿明還轉過頭來看李薇一眼，再轉頭緩緩吃力拐著腳被架走，彷彿牠已知曉一切。

「那……要去看嗎？」

我問著李薇比向阿明的背影。

「夠了……不用了……」李薇回去貨車上坐下，風吹來，她解開馬尾，頭髮飄散。「我們回去吧。」

面對生死離別，李薇沒有哭泣，那天我和她坐在貨車上，其實我有好多話想和李薇說，但我一句話都沒講，我們靜靜坐著，像兩尊在後車斗上被載運的掉漆神像……

我最後一次看見阿明，是在手機上。阿明上新聞，牠的癩腳被鐵絲綁起來，剝光毛煮熟後，用鐵架架著，變成一眼看去氣勢強大的駝鳥祭品，和眾鱷魚、眾山豬、眾山羊一起祭拜給神明。

在手機看到新聞的瞬間，我突然理解為什麼阿公一定要將阿明賣給這間廟，這新聞我沒有傳給李薇知道，如果李薇知道阿明生前都不能站，死後才能拔光毛直直站挺著，還是會感傷吧。

短短幾個月，經歷過這些大小事，我和李薇變成更好的朋友，入冬之前，學校內秋蟬耗盡最後一聲氣力叫著後，才咕唧一聲掉落地面，我和李薇常常出去閒逛，我終於有力氣騎腳踏車載李薇，有天傍晚下課後，我和李薇經過夜市，看著人潮洶湧，我們鎖好腳踏車走入一起去吃夜市，走著逛著，李薇卻停下腳步，看向牛排攤上的商品項目——

「駝鳥肉排」。

紅底白字，在招牌上有牛牛比讚的牛排攤上，看來異常突兀。

我有點好奇牛排攤上的駝鳥肉排是什麼味道，問起李薇：「我……可以點看看嗎？」

老板送來牛牛造型的炙熱鐵板時，和我說「少年仔緊閃喔」，一把掀開鐵板蓋，煙霧蒸騰，我看著鐵板上的肉片滋滋油花差點噴到我。我切好一片肉，先吃一口，李薇才拿著筷子緩緩靠近，我明白他的忐忑，她夾起一片肉入口，緩緩咀嚼幾口。

「這……」李薇突然一臉惆悵，看著我細聲地說。「這是……袋鼠肉……」

煙霧蒸騰，夜市鐵板嘶嘶作響，我試著揮開止不住的煙霧，煙霧之中我看見李薇的眼眶潮濕，淚水彷彿永遠不會停止似的，像場大雨過後冉冉上升的濃密蒸氣，逐漸向上遮蔽一切。

水氣霧嵐中，我看見一隻巨大的不知名遠古鳥類，正在跟著地球磁場，依著太陽與月亮的角度飛行，牠拍翅捲動著雲霧，穿過遮蔽視線的雲層後，看著下方的豐饒土地。牠該降落在一片巨大的非洲土地上嗎，這隻鳥猶疑著自己該讓翅膀繼續長大，有著飛行與滑翔的能力，還是該

擁有一雙強壯的腿，吃著地上滿佈的樹莓，如此就好？

我在李薇的咖啡色的瞳孔中，看見這隻大鳥在即將降落之前，突然振翅飛向上在雲霧中，儘管肚子飢餓，但大鳥拍動著大翅膀，飛入洶湧的季風中，體會最後一次屬於飛行的自由。

撥開鐵板上的煙霧，我伸手擦去李薇臉頰的淚水對她微笑，夜裡的雨水突然降下，一滴滴雨水混著李薇的淚水，落在灼熱的鐵板上，嘶嘶冒起了煙。